

文学大师，传世经典，名列《亚洲周刊》评选的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第四十二位
马英九、齐邦媛、南方朔、朱西宁、陈映真、张大春、蔡诗萍、王德威、施战军、兴安 推荐

狂风沙^上

司马中原 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

狂风沙^①

司马中原 著

狂風沙

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
① 译林出版社

十一月。落霜的天。

十六辆响盐车上路的辰光，天还没大亮，关八爷跨着他的麦色骡子在前头踹道儿。荒落落一条官道上，连个人影儿也没有，一路衰草头上落满一层浓霜，像是吃食店面案上的白粉屑，麦色骡子扫过去，留下一路灰黄的蹄花。官道两边有些落光了叶子的杨柳，朝天举着光秃秃的疏而细的枝丫，朝东南的一面泛黑青色，朝西北的这一面结满了晶白如雪的霜花。光溜溜的晓风带着严寒，在那些枯枝上滑过，打起呜呜的号子，那声音既尖锐又凄惨，就仿佛要把阴霾的天硬给开膛破肚一样，满天灰云叫欲烧又没烧起的早霞一映，灰红带紫，真像滴出血来了。

“哎，我说向三哥，这条道儿没人蹚过。”第三辆盐车那个精壮的矮个儿说起话来，嗓门儿有点左，半阴不阳的，“你可瞧仔细了，车沟儿、牲口印儿上全是盖着霜的，那就是说，除了关八爷这匹大麦骡，今早上没人走这条鬼路。”

响盐车的车轴吱吱吱吱地唱成一片，一群鸟低掠过白花花的铺霜的野地，飞向极远处的野芦荡里去，第二辆掌车的向老三嗯嗯啊啊地应着，耸耸他肩上的襟带。

“你够精明的，可惜你石二矮子把话说晚了！”向老三歪过脑袋，放大喉咙说，“你若是怕惹事，昨夜跟关八爷打声招呼，你单抽你的腿子（盐泉暗语，即盐车）打岔儿去（盐泉暗语，即分路），关八爷这号人，窝里（盐泉暗语，即在自己人当中）放得直（盐泉暗语，即好说话），不会靠腿（盐泉暗语，即下令停车）掳人（盐泉暗语，即揍人）。……这业已放至大荒荡儿了，难不成你还打算拐腿（盐泉暗语，即回头走另一条路）？”

“嘿嘿嘿……”第四辆的黑大汉爆出几声干笑来，“石二矮子，你他妈不打关字旗号，响盐车在大白天里可有你推的？甬说篓里插尖子（盐泉暗语，即撬子），后盘子带嘴子（盐泉暗语，即短枪），东路上一路盘盘卡卡几十道，你就插翅也飞不得，要是碰上鬼（盐泉暗语，指北洋军阀时代的缉私队），伸了个扁棒蹚了你的（盐泉暗语，意指使带刃的空心盐签儿划破盐包），你还不是白翻两个卵子（眼睛）？”

“去你的蛋！大狗熊。”石二矮子火上来了，“这话要换旁人说，我就掳断他的挺子（盐泉暗语，指脊骨），我石二虽说个头儿不高，遇事可从没矮过（盐泉暗语，‘矮’即束手认输），官家坝那场火，我一样上过他们的肉税（盐泉暗语，指开膛破肚）。”

“就是嘞，嘿嘿，”大狗熊就那么温温吞吞的，“你石二矮子既不真矮，旁人

拉腿直放，用你担个什么心？”

“话可不是那么说法儿！”石二矮子说，“咱们总是在道儿上混的，俗话说‘光棍不挡财路’，缉私队那些黑心鬼跟咱们有梁子，朱四判官跟咱们可是井水不犯河水呀！”

“扯进那土匪头儿干啥来？”向老三皱起刀削似的浓眉说，“本来就各行各业的道儿嘛！咱们走私盐，全为一张嘴，咱们就拿白花花的银洋当束裤腰的带儿扎，他朱四判官也不兴斜斜眼。他朱四判官作案，咱们也不曾插手掀过他。咱们路经芦苇荡，难不成也要送上买路钱？”

“咳，我说向老三，你这可真越岔越远了。”石二矮子叹口气，“在羊角镇上，难道你耳风没刮着？四判官业已放明了话头，要在眼前这段日子卷掉荡南的万家楼，咱们这只是打比方：比方今夜咱们响盐车腿靠万家楼吧，恰巧四判官卷的来了，尴尬吧？咱们抽嘴子，亮尖子，倒是帮哪边是好？不定就像武二郎盘杠子——两头都不够有的。所以我说，关八爷做事，一向没岔儿，单单这一宗，兄弟不佩服。”

“这事你大可放开心，留给关八爷他自个儿料理去！”大狗熊的眼睛眉毛全是松的，“咱们无论把腿子靠哪儿，自管滚（盐泉暗语，即赌）咱们的，无论谁来，咱们全跟他对对水子（盐泉暗语，水即酒；对水子，就是碰杯）。你再看他四判官闹得开，他要是想硬卷万家楼，可没那么轻松，万世保万世业兄弟手里，硬扎家伙少说也有四百条，荆棘圩子宽护壕，就算他四判官今夜卷得来，咱们也只是听听爆竹罢了。”

日头许已出来了，厚云冻结着，连条裂缝也没有，平野荒浩浩的，显出极阔的天界。十六辆响盐车像一行蚂蚁，在铅灰色的凝郁的天空下面爬着；庞大而又阴冷的天空像一面可怖的圆铁罩，罩住了一野的荒凄和萧条。面对着这样的长途，长途上隐伏的艰难险阻，换不尽的雨雪风霜，人就仿佛在自觉里变得微不足道了。

响盐车吱吱唷唷地哀号着，有多少滴血的往事落在身后的云里，也叫染灰染冷了；结满霜花的枯枝是些惨白的幽灵，在滚动的车轮两边旋转着；风吹不动什么，只留下空空洞洞呜呜，听得人满心凄迷。

响盐车就那样一路推过去了。

大麦骡子踩霜走，关八爷把软皮缰打了个结，就放在麦骡的短鬣上，恁它自己认道儿。这匹剽悍的牲口可没把一路荒凉放在眼里，几年前，它就驮着关八爷走过关东道，几千里长路也没把它走委掉；那时只不过牙口初生，腰力还没发足，如今腰骨硬，膘也上饱了，赶起长路来越发显得精神。它是那么神骏，一身骨架儿抵得过高大的蒙马，遍身麦红的短毛，漆刷般地密伏着，闪着饱满的光灿；剑削的两耳薄而长，灵敏地摇索着听风。

说这一路荒漠吧，其实并不及关东雪野那么荒漠，越过平野，在极远的天云交接处，多少还能看得见一些林障，林尖比草头略高数指，在一片灰白中现出一道深褐色

的曲线，仿佛半埋在那些厚云里面，不像关东那样，连远天的云树都渺不可寻。这一路的荒凉大半是显现在这种霜白云低的天色上，这种惨淡的光景落进久历江湖的关八爷的眼里，就觉得天高了，地野了，而自身是片离枝的干叶，窸窣飞扬，不知哪儿是个落处。

关八爷捺捺熊皮帽儿，眯着两眼朝荒荡儿中间望着，仿佛极力要从眼里推开什么，明知那是徒然的，一看到远处飞烟似的老芦苇，人心就像腾起一场大雾。

早年里，这片宽长四十里的芦苇荡，本是走盐的天下，谁都知道盐枭全是些扒得人心、喝得人血的野汉子，但却很少有晓得内情的人，把盐枭们的斑斑血泪道出来。关八啊，关八！你当年不是也背着一天灰云一身寒雨，来往在这条荒路上吗？天该晓得那种日子是怎样的。盐枭这种行业不是正当行业是事实，可把话说回来，谁他妈有碗饭吃干这个？盘盘卡卡全是些尖刺刺的刀山！在当年六合帮的盐车队里，自己只是一名初出道的帮人拉车的小小子，五更天腿子一靠窝（盐枭暗语，意即有掩护的安全处所），那些颈围白巾的老哥们，就会拖下蒲草垫儿，歪靠在车把儿上，说起那些烟样云样的远远的伤心事……那边靠着赵安吉，他在小集镇上原有一间草鞋铺儿；那边歪着瘦瘦小小的彭老汉，他在乡下原有七十亩河滩地，不论别处闹荒闹旱，他的地上全有收成。……不是冯国璋大帅抓兵，不是小辫子张勋作践人，谁会犯王法推盐车来着？若是世上真有王法在，北洋军的那些将军帅爷就该先砍头！……赵安吉是个逃勇，抓三次叫他溜掉两回。

“压尾一回我可再也溜不掉了！”赵安吉的声音和他那张脸仿佛仍在凝结的云里。匆匆十来个年头了，那夜在万家楼万梁的铺里靠腿子，有五架腿子挤在一间矮小阴湿的牛棚里边，土墙角吊一盏竹架的油灯，小火舌扑突扑突地朝上滚烟，顺墙积一道烟迹，像是陈年干死的苔皮；灯光又昏又红，像熬夜赌鬼的眼，赵安吉那张总是板着的脸浴在那种灯色里，仿佛总郁着些什么……“他们使擗尖挑穿我琵琶骨上的锁洞，穿上一条拇指粗的铁链！”阴郁的火花从他眉影下直迸出来，他的嗓子喑哑，眼角满噙着泪。嗤的一声，他把上身的灰土布小褂儿扯开了。“你瞧，兄弟！瞧我诓人不诓人？喏，疤还留在这儿……我好歹还是个人，不是……马猴……你问彭老汉……他也叫这么抓过的。”转过脸去，看见瘦小的彭老汉的影子像只蜷曲的毛虫，叫汗水浸湿的衣裳钉在肉上，靠胸处凸露出一痕痕的肋骨。“只是我的伤疤大些，阴天时常发！”随后他就无因无由地笑起来，把他那种泡满眼泪的笑声散在棚屋里鲁浊、潮湿、昏暗，盐屑味很浓的空气里面。

“能怪咱们心狠手辣吗？兄弟……”赵安吉的哑嗓子仿佛响在云里，“当初拉腿子踩的是血路，除了车和盐，谁都手无寸铁，遇上税卡儿，叩头说软话，白花花的银洋双手捧上，只求那些爷们发善心，高抬贵手……但得一条活路，谁愿硬碰硬把命给豁上？……将军帅爷把海盐一把拢了，养着缉私队，抓住咱们不是问死就是问吊！兄弟欸，死罪好受，活罪难熬呀，上夹棍，坐老虎凳，十八般刑具让你一一尝过，疼

得人骨肉分家。那些畜生，逼得人沥血拉帮、买枪购火、碰上就干！咱们不是强盗，咱们是拿血汗换命的人，要论王法大伙论，不论咱们就不论，他将军帅爷是螃蟹，就怪不得咱们亡命，咱们得还他一个公平。”

那时自己似乎还不懂得那么多，只懂得六合帮里一伙人讲义气，个个全跟窝里人扒得心、亮得肺，一趟盐走下来，不论谁赚谁赔，一律公摊。六合帮领腿子的罗老大是个豪强汉子，水陆两路黑道上的人物全攀得上。盐车常走芦苇荡，这条荒路是万家楼万家人的地面，万家算是百里侯，那时万世保弟兄还嫩，由他们的老人万金标主事，连枪带銃三百多条，不论是明是暗，若想拉枪过荡，不先跟万家楼打声招呼，万金标不理胡子点个头，那事就行不通；万家楼虽也虚设了一道税卡，可是万金标老爹不让官里那些虾兵蟹将下来，私盐帮过境，万家向不为难，年终报税由万家垫上。这对六合帮来讲，不单算是人情，简直算是活命之恩。

芦苇荡是一片浩浩的苍白的海，关八爷望着它，两眼不由凄凄地湿了——十年前，骠勇的六合帮就是在这里覆没的。可不也正是这种天候，凝结的灰云更低些，直能落到人眼眉上。大早冒着霜寒出得羊角镇，直至黄昏还没望见万家楼，一路二十辆盐车在罗老大招呼下，暂靠在荡南的七棵柳树下面，大伙儿打开后盘子，取出大葱跟烙饼来，就着茶壶里的温茶用晚饭——罗老大特别吩咐过，在万家楼落宿不准酗酒。“那彭老汉，你跟关东山俩把尖子嘴子留下，进万家楼拜拜万老爷子去，六合帮晚辈，合计人头二十七，今晚宿在万家楼圩后庄，明早太阳不出拔腿子上路！老爷子倘有什么吩咐，咱们照办！”

两人刚拾住话上路，忽然在疾风里听见远处卷来一声奇异的马嘶声。瘦小的彭老汉真够机灵，掖了掖袄儿，滚身倒下去，单耳紧贴在地上，伏地听音。自己兀自呆站着，估量离盐车靠腿的七棵柳树不过半里路，朝南不过二里就是万家楼，因为云雾低迷，两眼也跟着昏暗了，呆立了一霎，似乎除了芦苇梢上一片风涛，就再难听见什么动静了。初走道儿究竟是初走道儿，可不是，当时还自宽自慰地想着，难道县里缉私队的那七八匹马，也敢一路踩着六合帮，到万家地面上抄盐吗？甭说万家楼出面管事了，单就这二十辆盐车，二十来条亡命的汉子，一班马队怕也扳不动它。“横下身听听吧，兄弟。”彭老汉咬着牙关说，“今夜晚，看光景有一场恶仗！”

“您听见什么了？”自己还在呆站着，吃彭老汉扯腿一拽，就滚进一道浅沟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人刚卧到一处，风里就卷过一阵密鼓样的马蹄声，紧接着，这里那里，分不清方向，都滚动着急驰的马队的影子，到处都扬起一片噪嚷般的喊杀声，嘭嘭的马枪，砰砰的短嘴子，此起彼落地交响着，直至对方的连子（盐泉暗语，指连发的马提斯手提机关枪）张嘴，这才弄清楚来的不是小股土货（盐泉暗语，指地方缉私队），而是北地开来的缉私营大队。

咬牙吧，捶土吧，空着两手的人遇上那种辰光，干有满身的劲也使不出了。可一想到自家窝里二十来个同生共死的好兄弟，想到义重如山的罗老大，逼上梁山的赵安

吉……那一张张刻在油盏光雾里锁眉的脸，想到他们傍着盐车仓促发弹，和即将到来的挥动厚背马刀所行的屠杀，自觉全身的血全涌注进两眼。“我们回去，要死就死在一堆，要葬就葬在一坑里！”可是自己的颈子叫彭老汉死攀住了。

“你疯了，老弟。要是讲义气，咱们就该奔进万家楼，跪着请万老爷子出面，不然，多死咱们两个也无济于事，咱们走腿子的也许自觉命贵，可在北洋帅爷眼里，还不及几只蚂蚁……”

两人顺着沟壕，一路奔进万家楼。万家楼有八班吹鼓手在街心吹打着，满街全是穿孝服的人；两人没能见万老爷子的面，只能用头撞响万老爷子躺的那口四合头黑漆棺材了。枪声还在芦苇荡那边响着，但万家合族的哭声更响。万老爷子死后停灵已满，恰巧择定在那夜出南门落葬。既见不着万老爷子了，就抱着年轻的万世保求援吧。万世保哭得顿足捶胸，变成了傻子。还是万世业说了：“六合帮罗老大，算是万家的一位朋友，照说他若在万家地面上出事，咱们是不该袖手旁观！可两位遇得不巧，先父今夜出殡，业已起了灵，为人子的怎能把先父灵柩扔在街头上，带着枪队去伸手管事去？……老实说，缉私营方面怕是早就算好了的，要拣这个机会把六合帮吞掉，咱们圩子里，送殡的前列业已下去十来里了，就算我能把枪队集拢来，罗老大那边……怕也早就完了。”

“认命吧，老大！”早年曾那般伤泣过。

“认命吧，老大！”如今眼望着漫野的芦花随风飞舞着，历历往事仍在脑海中闪动着。即使万家楼救不得罗老大和六合帮的一伙兄弟，自家跟彭老汉仍然向万世保弟兄求得两匹马，两支他们弟兄亲佩的二十响快机匣枪，赶夜奔回七棵柳树去，可惜一切都成过去了。

一路盐车仍停靠在路边上，黑里的马尸人尸不知多少，只觉常绊着马蹄。天亮后才看得清那幅凄惨的景象，永生永世刻在人心上。从现场的迹象来揣摸，缉私营的马队总在百匹以上，分东西两路，绕过芦苇荡西边，设伏在大片密不见人的芦丛里，故而六合帮的盐车打羊角镇一路放下来，在路上不曾发现一只蹄印。这着棋走得又狠又辣，一来是拣着万金标老爷子出殡，断了罗老大的依靠，二来是拣着靠近万家楼附近动手，攻其无备。饶是这样，六合帮二十来条汉子也死得够壮的了，那些盐车的盐篓，全钉着蜂窝般的弹痕，有些地方还留着马刀砍劈的裂缝，七纵八横的刀痕下，迸撒出白晶晶的盐粒来。有八具手脚不全，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首，有一些至死还紧握着发尽了火的空枪。罗老大倒在官道正中，他的尸首压在一个马兵的尸首身上，脊背上有三个并排的弹洞，血浸红了他的蓝布大袄。他的皮柄囊子连柄都没入在那个马兵的胸脯里，而那马兵的一只脚还钩在马镫里，那匹中弹的马倒在两人旁边，直至天亮时，肚皮还在抽动着没有断气。盐车后的芦苇边并排躺着三个马兵，全叫窝里人替他们开了膛，五脏六腑摘在一边，血窟窿里塞满了白盐，大都染成紫红色了。估量着开膛上肉税的事是赵安吉干的，赵安吉的尸首就半跪在大滩膀胱旁边，右手还握着凝血的尖

子，他是被厚背马刀劈中天庭盖死的。那柄马刀劈得太重，不但把赵安吉的头颅劈成两半，各自倒垂在两肩上，而且还深嵌进他的胸脯。刀劈赵安吉的那人松刀后死得更惨，马匹急奔过枯柳时，一支横着的断木撞进他的心口，从他脊盖上透出血糊糊的木梢，那人的一颗心叫硬撞出来，整挂在木梢上面。较远处尸首更多，有十多具马兵的尸首全伤在脑袋上，彭老汉猜想这全是罗老大干的，黑夜里蹲身泼火，只能从微黑朦胧的天光里瞧见马背上晃动的人头，罗老大那手匣枪，原就是指哪打哪儿的。

关八爷在麦骡背上摇摇头，无声地长吁了一口气，一霎的幻象又飘远了，飘进心底下那一团黑里去了。自打六合帮覆没起始，这十年，自家单行独闯，在江湖路道上，又已经经历了多少沧桑？谁料到十多年后的今天，自家又重新拉起六合帮？又重新走过万家楼这条多事的荒路？

十六辆响盐车跟着骡蹄印儿朝前推，其中只有向老三是六合帮的老人。其余十五位掌腿的，原都是单打单的夜猫子（盐泉惯语，意指独推盐车，昼伏夜行），虽凭道路熟悉，能躲得过官设的税卡，却又躲不过六亲不认的朱四判官手下的土匪。其中的石二矮子早年也入过淮帮，淮帮虽也集过百辆盐车，硬打硬上地抢过盘卡，但在官家坝碰上缉私营，一场恶打打得两败俱伤，那趟盐没运至地头，淮帮也就星散了。

“哎，我说向三哥，”石二矮子那张嘴有些闲不得，推过一段路，又找些话来聊开了，“当年我在淮帮的时候，只听讲六合帮有个双枪罗老大，可没听说过这位关八爷呀。没见着八爷之前，我总以为他至少四十来岁，如今看样子至多三十二三岁罢了，就算他八爷在北道上闯得开，我看他也是勇则有余，谋则不足。”

“矮鬼，你可甭门缝里看人！”大狗熊没容向老三答话就插上了嘴，“人在江湖上混事，全凭着胆识、骨气、仁义，人家八爷虽说年事轻，人家可是有过大经历、见过大场面、干过大事情的好汉子，像你们全都望五十的人，除了推盐车、喝烂酒、赌小钱、拼鬼孙，还有啥事好提的？”

“我早跟你说过，八爷他不是寻常人物。”向老三这才开口说，“不错，论资历，就是我姓向的也比八爷多跑几年道儿。当年我在六合帮掌一把腿子，关八爷不过是个拉纤的。六合帮在这片野芦荡遭歼，在场的一共只活出四个人，我是左肋中枪，退进芦丛捡得一条命，陆家沟的陆小菩萨被活拘回城里去，经商会联名，花钱保出来的。还有两个没那么运气，叫当土匪办掉了，滴血的脑袋吊在高竿上。行刑那天，居然有人劫法场，那人就是关八爷。”

“你想想，石二，关八爷那时只是个二十岁的小后生，一个人，一支快机匣枪，就敢从人堆里迸出来，一梭火泼倒了七个兵勇，弄得全城哄着拿他；法场虽没劫成，城里却乱了两天。及至彭老汉重拉六合帮，我创口平复了，赶来凑了一把腿子，才又打彭老汉嘴里听说关八爷那一闹，省里站不住脚了，到北地进了陆军速成学堂去了。”

“噢。”石二矮子乱摇着头，带点儿不屑的味道，“换是我，恁情一死也不干

杂种北洋兵！他关八爷若真是英雄豪杰，就不该倒进对头的怀里去。”

“八爷他强就强在不光凭血气之勇。”向老三说，“临行时，他跟彭老汉赌过血咒，有一天，他要踩出谋害六合帮的主凶来，替罗老大和那伙死去的弟兄报仇！他以为万家楼那场火，若单是缉私营，耳目绝不至那样灵通，会拣在万老爷子出殡那天黑夜动手！其中必有通风报信的奸人。……八爷也只用五年工夫，就接掌了这一带的缉私队，关八爷你若没听讲过，缉私队的关队长你可闻名了吧？”

“关队长？你说八爷他就是私盐帮的大恩人关东山？”石二矮子有点儿合不拢嘴来，“这……这……这可真是奇闻了！自从关东山关爷领了缉私队，北地各县盐车可就没遭抄扣过，他虽名为缉私，实则是专剿土匪，暗助走盘子的盐车。话又说回来，凭关爷那种威望名声，竟肯回六合帮这个小小的盐帮来领腿子？这话可是怎么说法儿？”

向老三踌躇了一会儿。响盐车一路蹚下去，每辆车包铁的车轮外，全加一圈细麻织成的垫子，平平稳稳地碾着草路，三十二条卷起裤管的粗壮多筋的毛腿，脚上各蹬着棉耳麻鞋，在飞滚的车轮后面，和着车轴唱出的尖音的节拍，交叉费力地跋涉着。虽说已近小晌时分了，风还是尖溜溜的，而且愈吹愈猛，惨淡萧条的秋景是变不了了。

“窝里人，也没啥好瞒的，八爷他为帮咱们吃了官司。”向老三缓缓地吐话说，“彭老汉再拉六合帮，一共跟北洋军对了三场硬火，压尾一场在八里庙，撂倒了辫帅的亲兵，上头压着缉私营，限期要彭老汉的人头；缉私营把这宗差使交在八爷手上，你猜八爷怎样？……在黑松林，他把六合帮一伙人给放了！他亲向上头招供，就叫关进了大牢。”

“他坐牢我晓得，”大狗熊插口说，“他怎么又脱身出来，我可就弄不清楚了。”

“狱卒替他开的镣，”向老三说，“狱卒跟他一道儿抗风（江湖惯语，意指避一避风头）走关东。在关东，他跟红胡子头儿攀上了交情，在额尔古纳河打过老毛子兵。”

“怨不得他如今甘心领盐车了！”石二矮子伸了伸舌头，“关东那种鬼地方，冷成那种样儿，冰碴儿冻在人胡子上，真个是吐气成冰，换是我，只怕冻也冻成一根冰棒了，还谈什么抡枪去打老毛子……”

“你怎么总爱把正话朝岔处说？”向老三埋怨着，“八爷这回出来领腿子，全是我姓向的求得来的——咱们自知惹不得朱四判官，东路又叫关卡搯死，咱们没路走了，才求八爷他出面……八爷他可并不靠领这帮响盐车得声名。”

“瞧，八爷在前头打招呼了！”大狗熊说。

“噢！靠——腿子哟！家伙们！”领头的壮汉雷一炮把盐车推到荒路边儿上，双肘一抬，把盐车靠住，单手从后盘盖儿上抽下撑子，支住盐车后架，一面粗声地打起停车的号子来。

悠扬的号子声随风波传着，一溜儿盐车全在荒路边上打住了，推车的汉子们架妥

了车，歪身坐在后架的横木上等着听前面的动静，汗气在他们的毡帽边儿上和颈间围着的汗巾上腾升，那些满是油污和盐渍的大袄也仿佛叫汗气蒸透了，袄面被冷风一扫，就散出淡淡的白雾来。

关八爷在前面道上喝住牲口；大麦骡子朝前贴竖着双耳，举蹄盘旋着，尖风把关八爷玄缎袍子的后摆扫得飘飘的，他左手举着皮鞭——那是盐车停靠的信号。就在牲口前边不远处，有一支剥掉树皮的惨白的狼牙桩埋在路心，桩底的积土还是新的；断桩周围，枯草上尽是杂乱的马蹄践踏的痕迹。

麦色骡子绕着那支狼牙桩兜了一圈儿，转回到盐车停歇处来，关八爷翻下了牲口。

“兄弟伙全在这儿，我关东山有句不甚中听的话，要打心眼里挖出来奉告各位。”关八爷那张红涂涂的长方脸虽没衰老的痕迹，但眉梢眼角，无处不满挂着江湖道上的风霜，即算低声讲话，也自有一股凛凛的威严从那张脸上腾射出来，“我关八处事不周，开罪了北洋的官府，背井离乡走关东，回来后成了亡命之徒，蒙各位抬举，人生面不熟，就这么信得过关八，让我领这一帮腿子。各位里头，也许有人怨我不走东道，实在是，我不忍眼看着各位的……血肉之躯……硬拼缉私营的洋枪洋炮……西道儿上，四判官虽狠，咱们抱定不惹他的心，谅他也不愿硬把刺朝手上扎！……这回，狼牙桩竖在荒路上，四判官业已把话标明了，他要在这条道儿作案，要外人少插手！诸位若真信得我关八，请听我一言——咱们今夜腿子靠在万家楼万梁的铺儿里，无论外间有塌天的动静，诸位也请别动，万事由我关八一肩扛着，行就行，不行也任凭各位，要是闹出乱子，那就不怪我不帮各位收拾了！”

“行行行，嗯，八爷，我是一万个行！”大狗熊抹掉毡帽当扇子，竟不分时令地扇起风来。他翘起一条腿，脚蹬在车杠上，眯着眼，半笑不笑地说，“这年头，多一事莫如少一事，万梁的铺儿里有牌有酒，咱们还管它旁的，他四判官抢圩子，放枪咱们拿当炮仗听不就是了？”

“咱们既跟八爷走道儿，您放下话就算数！”雷一炮是天生的大嗓门儿，吼得两腮的卷毛胡子乱抖，“窝里弟兄，八爷您也甭这般客套，有不听您的，我雷一炮来收拾他……哎，我说伙计们，有不听的没有？……嘿，我说八爷，您瞧，半个也没有！”

“那就拔腿子吧，”关八爷说，“咱们在三里湾野铺里靠腿子用晌饭，断黑之前赶至七棵柳树，月亮初升时落宿万家楼……”

“噢——！拔——腿子了！”随着叫号子的声音，十六辆响盐车又一路吱吱啾啾唱着滚下去了。

三里湾是荒荡儿里唯一可供打尖的地方，有间出奇的小酒铺儿，是利用三棵大黄榆树天然弯曲的枝丫搭成的，有客堂，有店面，还有一间半吊在空中的卧处。小酒铺没有招牌，惯走这条路的客人就称他做三里湾荒铺，荒铺虽小，远近却无不知名。

荒铺儿正好面对着一望无边的芦苇荡，荒铺背后，是两座圆顶的大土丘，丘上满

生着枝干清奇的古树。荒铺的主人也算是个怪物，人是个又粗又短的矮个头儿，大班顶、罗圈儿腿外加八字脚；这倒不甚稀奇，奇的是这个滑稽老头差了一个鼻子，脸上只有一块平坦的刀疤——疤里凹进去两个黑洞洞，估量着那就是鼻孔。

没等雷一炮打号子架车，那个没鼻子的矮老头儿就系着围裙，两手叉腰迎在铺前的大榆树下面了。

“我说我的耳朵还不算聋，嘿嘿，早半个时辰我就听盐车吱吱响过来了的，我那老伴儿还骂我疑神疑鬼呢！真是，这可不是六合帮的盐车吗……向老三，好小子，我这老眼不识人，只认得你一个了！”老头儿打着洪亮的嗓门儿开心地迎客，又赶过去，在关八爷手里牵过牲口，转脸朝大榆树干的铁环上拴。

“呵呵，你这个老没鼻子的！你专门爱讨人便宜，”向老三挤着眼，“你说你老眼不识‘人’，偏识得我，你把我当成什么啦？”

“你还是向老三呀！”没鼻子老头笑得嗨嗨的，一面央客进屋。

“那雷一炮，”关八爷招呼说，“烦两位兄弟带上嘴子，高处开开亮去（意指观风望哨）！”

没鼻子老头这才退后两步，仰起脸，手招在眼眉上，像仰望一座山样的打量着关八爷。在没鼻子老头的眼里，关八爷可真像是座山了。这人不像是走私盐的梟子头儿，可不是？没鼻子老头儿看出来，论人品，论气度，多少年来，这间荒铺里没款待过这样的客人：他的身材在十几个大汉里算是最高的，一副厚墩墩的肩膀真能担得山，可就没有那帮掌车的那般野气；他头上的黑熊皮帽子，帽顶镶着极珍贵的水獭皮，传说雪花都不朝帽顶上落；他一身玄缎的长袍斜对角掖在黑缎的腰绦里，露出银色貂毛里子，两面插着两把全新带烤蓝的匣枪，两只皮靴的软带上，插着八把雪亮的小攘子，他红涂涂的那张长方大脸，带着一股说不出的霜寒味，尽管两道又浓又长的眉下两只温厚的眼，总带着似笑非笑的样儿，可一看多了，就有点儿逼得人打寒噤——想到堂上供着的关公。

“我说，您这位可是初走这条路吧？我总觉着有些眼生。”没鼻子老头儿说，“也不定是我老眼昏花了。”

“啊！”关八爷笑起来，“没鼻子大爷，您不认得我了？您还记得当年罗老大领的六合帮里拉车的小子关八吗？”

“关八……”老头儿自言自语地想着，终于苦笑着说，“您可甭见怪，我着实记不起了，不过贵帮的罗老大我忘不掉他，那宗惨事发生之后，万家楼的保爷捐的棺，连马兵一总四十二，全葬在七棵柳树附近保爷的地上，每逢鬼节，我跟我那老伴儿还都赶去烧纸呢！”

没鼻子老头儿一提那宗往事，关八爷脸上的笑意就冻结住了，多少年如一晃眼，七棵柳树下遍地横尸的惨景浮现在脑海里，就像昨天一样。当初立誓要找出通风报信的主凶来，但直至今今，罗老大跟那伙惨死弟兄的冤仇还没得伸，提起来，心头就一

阵隐痛。

小荒铺的客堂是用些削过的树枝编排成的，四面都是长窗，屋里虽设有三张方桌，禁不得十七条汉子一涌，也就挤得满满的了。

“哎，没鼻子大爷，有吃的，全都替我端来，”向老三说，“好歹吃些好上路。”

“倒宁愿好歹喝些，”大狗熊也着眼，“我说没鼻子大爷，有酒吗？有了全给我拿来吧。”

“总还算有点儿窖藏的。”没鼻子大爷摸着大班顶，“你们这算是腿快，若等四判官手下那伙毛人再来过，怕连酒坛子也给啃了呢！”

“四判官那伙儿常来光顾您的酒铺儿？”石二矮子伸长颈子说，“那您这买卖还能做得？”

“有什么做不得？”没鼻子老头反问说，“谁喝我的酒，吃我的野味都得付钱……我可再没有另一只鼻子让土匪去割了。当年他们抬财神，错把我给抬了去，割了我的鼻子，我也没答允给他们半个子儿，反而白吃了他们一个月饭。土匪遇上我，他们拿我也没办法；即使他撕肉票，至少也得贴卷芦席钱吧？”

“老头儿，甭在那儿耍贫嘴了，”门帘儿一掀，外间伸进来一只短而肥的白手，扯着没鼻子大爷的后衣领一拖，就把老头儿给倒着拖出去了，“快来帮我抱酒坛儿，我好去张罗野味呀！”

“没鼻子大爷天不怕地不怕，”向老三缩缩脖子，“就怕他家里的这只母老虎！”

大伙儿全哄哄地笑开了……一些粗豪惯了的野汉子，只要桌上有肉，杯里有酒，就会拿忘情的哄笑驱走不快意的东西，两杯落肚，好像连外间落架的盐车和霜寒遍野的长路也给甩到脑后去了。小荒铺里的陈酒醇得打滑，荡产的野味溢着香，再加上没鼻子大爷夫妻俩那种有趣的殷勤，难怪大伙儿敞开豪兴的了。可是在各人当中，只有关八爷另有怀抱，他连饮了几盏闷酒，手把着空杯旋转着，从晃动的人头上放眼望出去。古树还是古树，芦花还是芦花，这小荒铺里的一切全没改样儿，只是日子淌过去十来年，眼前的这群兄弟可不再是当年六合帮的那些兄弟了。

不错，双枪罗老大够得上是条义勇汉子，可也就因着性子烈、胆量大，屡次栽倒税卡上的人，才种下杀身之祸，一群弟兄埋下去了，算得什么呢？空留下江湖上几声赞叹罢了。那些人的家口，有的在南，有的在北，两眼漆黑忍饥挨饿的前途活像一张钉板，谁有那么大的能耐，能挑得下那副重担？所以关八呀，关八！还是古人说得好：“忍字头上一把刀，能忍才是大英豪！”

我关八只身漂泊，没牵没挂，生是一片云，死是一场雾，可是眼前这些兄弟，谁不是拖家带着，为求生才干这一行？日日惊险，夜夜风霜，我可万不能依自家血气拖累他们。六合帮朝后走僻道，缉私营不惹到人头上，决不找他们，三年也不可，五年也不可，北洋军气数一尽了，一声散伙，各拾各的老行当去，谁还留恋这倒霉的响盐车？

直到谁扳着手来斟酒，关八爷才从一霎沉迷里醒过来，轻轻地“呵”了一声。

天过中晌时，云不但没退开，反而愈积愈厚、愈压愈低了，风舞着漫天遍野的芦花，像是一场大雪，那些白苍苍的芦絮随风舞进窗来，沾在人的衣上、袖上；弟兄们兴高采烈地豁着拳、行着令，熙熙攘攘闹成一片，谁有闲情独抱一野的愁绪，慢慢品味灰云低迷、北风紧急的天地中芦絮轻飘的情境呢？这份情景在关八爷的眼里扩大着，那惨淡的光景似乎全化成身后曾经经历过的烟尘……

“干杯呀，八爷。”

“来呀，干杯呀，八爷。”向老三举着酒盏伸过来，摆出等着碰杯的架势，“我这不成材的老兄弟敬您一杯，瞧，您脸色阴阴的，悒个什么劲儿？”

“我干，向老三，”关八爷举起酒来，一口饮尽了，缓缓地放下杯，捏住一片正飞过眼前的芦花，又放在嘴边，把它徐徐吹走了，那里面隐藏着地道不出因由的叹息。又转面朝雷一炮说，“老哥，丘上那两位，该替换下来喝一盅了。”

瞧着雷一炮跟另一位弟兄拎着酒瓶跨出门，向老三也仿佛从关八爷的声音里感染到一些什么，低下脑袋在沉思中把玩着酒盏，卷起舌尖打了个酒嗝说：“当然啰，你是领腿子的人，得常朝远处想，不比咱们迷里迷糊撞日子，撞过一天就是一天。若是我心里阴潮起来，我就会攫住酒，朝醉里走，不会像你这样锁着眉头。”

向老三说着，又探手去摸酒壶吃，对方探出手来，把他手背轻轻压住了。

“老哥，等卸了盐，那时咱们哥们再泡进酒瓮吧！”关八爷说，“再喝，甬说前头还有个四判官，就是一路平平静静，只怕你那把腿子也会翻进草沟里去了！”

两人说着话，又叫一阵哄堂大笑打断了。原来喝得有五分醉意的大狗熊，硬把没鼻子大爷和石二矮子两个揪在一道儿比高矮，结果两人一样高，大狗熊就吸着口涎说：“石二，这回你可找着你爹了！”

“结账吧，没鼻子大爷。”关八爷站起身，伸手掏出银洋朝桌子上理开。没鼻子大爷赶来捏起一块，放在鼻洞上嗅嗅说：“嘿嘿，关八爷，您要不是个惯使假钱的，其余的请装回兜肚去，就只这一块也就够了。您临走，我有句话得跟您说——四判官要卷掉万家楼可不是空放的言语，他，他……”老头儿压低嗓子说，“跟万家楼里头人有勾结，是有人卧底的。”

关八爷把没鼻子大爷拉到客堂外面，也压低嗓子说：“您怎知有人进去卧底？”

“我怎会不知道。”老头儿声音更小了，“前些时，四判官带着一批人来这儿喝夜酒，其中有个压低帽檐的家伙就是万家楼来的，骑着一匹白迭叉的黑骡子，他们说话的声音虽小，我的耳朵还没聋实呢！”

“好呀！你个臭老不死的！”厨房里那只母老虎可又吼起来了，“我叫你耳朵没聋实，没聋实，你一味胡言乱语，只消有一个字漏进四判官的耳眼，老不死的你瞧着吧，下回他们再回程，可就要喊你没舌头大爷了！”

没鼻子听里面这一吼，急忙伸伸舌头说：“实在抱歉，八爷，遇上这种婆娘，成天听她这种吼劲，我倒宁愿先做几年没耳朵大爷——落得清静清静。”

而关八爷没听见这几句诙谐话，他已经到大榆树下去解他的牲口去了。突然记起一宗事，使关八爷觉得这矮老头的话是句句可信的。十多年前，六合帮覆没那天午间，一行人歇在小荒铺儿里，临行时，没鼻子大爷可不是半开玩笑地说过，要罗老大放机灵点儿，两天前就有缉私营马队下来，勒马在铺后高丘上看望地势的吗？可惜全身是胆的罗老大没把那番话放在耳里，如今想来，只多添一番悔恨罢了！

三里湾小荒铺过后，荒路就一直贴着野芦荡子朝前伸，愈走地势愈低，这才算走进荒荡的中心。汉子们趁着酒劲推车，腿底下分外有力，车下的轴唱声和芦梢上的风涛声绞成一片，北面的芦苇挡住风势，使人不觉寒冷，有几个身强力壮的，竟把大袄也豁开了，毡帽也摘了，光着脑袋推车还嫌热呢。

这一路芦花飘得更多，把车和人全给沾白了。

车轴的锐响声常把荒草间的野兔惊起来，一溜烟似的直射进芦苇丛去，惹得灰云下的苍鹰低旋着，爆起一串无可奈何又极不甘心的啾鸣。黑色的大水鸭飞得很低，扑扇着沉重的翅膀，常弄折细脆的芦梢，迸开一团白雾样的芦絮，细颈的鱼鸮子有翅就不爱飞，盐车经过时，还站在原地不动，颈子一伸一伸，像要数清一共有几辆车的样子。也许这一路太荒凉了，大狗熊数过，他已经发现一路上窜过四十九只野兔。

“他娘的，肥得很！”他咽着口水说，“有那么一只下酒，也就没得说了。”

“八爷他关照过不准放枪，你光嘴馋有啥鸟用？”向老三说，“少想那些糊涂心思吧，心里实在潮得慌，后盘里有煎饼，摸块啃啃也好。”

“喔！我操他个娘！”石二矮子大惊小怪这一叫，把人全吓住了。

“你他娘矮子矮，一肚子拐，又要啥花样！”

“呵呵！我他娘要中头彩！”石二矮一举手，平白地拎起一只肥秃秃的野兔来，逗弄着，“小乖乖，你可真是曹操变的，说到你，你就找上门来了，怎么睁大两眼朝我袄兜里蹦来？”

“咱俩好兄弟可不是？”后边的大狗熊这回连口水也没来得及咽下去，让它滴到袄襟上了，“咱俩是挺好挺好的兄弟了，二矮子，咱们说妥了要打平伙的，酒钱归我的，就是你喝八斤也行，我他娘单中意这种肥肥的兔腿。”

“我得停停车把它给缚住，”石二矮子乐得连声音都变了，“这回到南边，我得去多买些彩票啦。”

“哎，我说，你们俩甬为一只熊兔子在那穷乐了吧！”雷一炮抬头望望天色说，“这是怎么弄的，天说黑就黑下来了？”

“喔，你是初经此道儿，这不是天黑，这是落霾了！”向老三平静地说。

“落霾？”雷一炮说，“新鲜，我倒没听说过。”

“各处说法儿不同，”向老三看看天，“咱们讲落霾，在川鄂一带就叫做落沙，有句俗话说，‘霾是灰沙雾是水’，在你们久走海岸的，可遇不上霾天。”

“川鄂一带落黄沙我倒耳闻过。”雷一炮说，“据说落沙全在冬天风季里，北

风卷过蒙古大沙漠，把无数遮天蔽日的黄沙卷进关内来，风势转弱了，黄沙降下来，比雾还浓，人在落沙天赶路，浑身积沙，活像沙地里拔出的萝卜！”

“霾天也正是这样儿，”向老三说，“只不过起霾处不是口外的沙漠地，却是北边的黄河滩罢了。霾天的风沙的颜色，是看着天色定的，要逗着晴天黄昏时，晚霞烧得烈，霾就成了红雾，乡野传说红雾主兵燹，其实就是沙霾，并不是水雾。要是逢阴天，黄沙被漫天灰云一染，就成了灰黄带黑的颜色，风朝低处扫来，那些沙粒就刷刷响，像大群生了翅的飞蝗一样扎得脸疼。”

霾云起在灰云下面，烟尘滚滚地压住西北半角天，顺着荡荡的风势，来得排山倒海，烟尘愈滚愈低，终于和远处的芦梢接在一起，那种沙粒击打在枯芦叶上的响声，像无数刷刷挥动着的鞭子，打得人耳鼓发胀。

“脚底加把劲吧，伙家。”大狗熊忙不迭地把毡帽朝下拉，“瞧这种劲头儿，沙粒能打麻人的脸。落霾天，赶路真不是味儿！”

“你怕啥？”石二矮子这可逮着机会了，“你那脸皮子八丈厚，锤子也扎不通，用不着小心火烛，对呗？”

“去你娘的矮鬼，”大狗熊酸不溜丢地骂道，“小心我搨肿你那张臭嘴！”

霾云飘过来，头一阵猛密的沙雨刷刷啦啦地打在盐车队里，也锁住了那些爱聊天的嘴巴，没有霾沙显不出风狂，没有狂风显不出沙疾，这阵子，风和沙两相配搭上了。盐车队之外一片昏蒙，沙雨比重雾还浓，弥住天，遮住地，使人觉得一身除了惨黯之外，再没有旁的了。

“脚下离七棵柳树……还有好远，八爷？”雷一炮一张开嘴，沙雨就灌进喉咙去。大麦骡子在路左喷着鼻，关八爷转身背着风势，圈起手筒答话说：“整二十里，逆着风推车，还得足足走够两个时辰。”

“风太猛了！”雷一炮说。

“还好。”麦色骡子拂着尾，闪动一下，又蹿进沙烟里去，关八爷的声音飘过来，“在关外，遇上漠风，逼得人在地上爬呢！”

天硬是够昏黑的了，也不是黑，只是昏晦。风沙把人眼锁得只剩一条缝，从睫毛影里出去，压根儿分不清哪儿是地、哪儿是天。盐车紧紧挨着走，后一个只望得见前一个耸起的脊背，沙粒像鬼灵般地在车面上跳跃着；沙粒咬住了膏了油的车轴，使轴唱的声音里也夹进咯咯轧轧的碾沙声，而盐车滚起来，也仿佛没有落霾前那么溜滑了。

就在这一片昏晦里，不时响着水鸟的鼓翼声、黑鸭的惊叫声和芦苇的断折声，仿佛替暴雨般倾泼的风沙助势，使人心里格外的烦躁不安。盐车碾过那些横路的断芦，顺着影影绰绰的路影儿朝前摸着走；时辰在一些没讲出口的诅咒中熬过去，风沙没停，天可真的有些接近黑了！

“七棵柳树该快到了吧？”石二矮子憋半晌，憋出一声嗨叹来，声音里带半分

怨气又加上些心急的巴望，“老子满嘴全是沙子，像他娘刚吃了粉蒸肉似的。”

“少开口不就行了？”向老三掉脸说，“你实在憋不住嘴，也该照我这个样儿，把脸背着风。”

“背着风？”石二矮子说，“我这是跟你说话，可不是找大狗熊，他那张锅贴脸又冷又硬，活像根驴扁棒子，我懒得看他！……啐，倒霉沙子，全他娘打鼻孔撞进来的，我说……七棵柳树在哪呀？奶奶的。”

“还有十二里，”向老三闷闷的，“不关紧可不是，脚底下发把劲，再淌一阵汗就到了。”

“比他娘天边还远。”

“一壶酒早就晃荡完了，”大狗熊在后头说，“矮鬼你损我，我连他妈回嘴的精神都没有。刚刚你提起粉蒸肉，我可又想起你怀里揣着的兔子来了。等歇靠在七棵柳树，咱们就烤了它醃着盐吃，你他妈要不分我一条后腿，瞧我不把你脑瓜砸进肚里去。”

“玩笑少开。”领头的雷一炮说，“这种霾天，使我想起四判官来。不定咱们会在前头撞上。”

“我要是四判官，我他娘就会趁这种昏天卷进万家楼。”向老三说，“四判官是条毒骨蛇，我晓得他的手段，老雷他说得不错，虽说八爷他关照咱们少管闲事，可是四判官若想在咱们头上拉屎，咱们非踢他屁股不可！”

“换我就不踢。”大狗熊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他妈只当他是老相公……”

“你真是邪皮货，”雷一炮骂说，“正经话也叫你给扯邪了，难怪人全骂你狗熊。”

又走了一晌时，风势略为收煞了些，沙粒也不像夏夜蚊虫般地扎脸了；月亮还没见影儿，云后也看不见星光，夜像一团泼墨似的笼罩下来。石二矮子正想再问七棵柳树在哪儿，那边关八爷的牲口扫了回来，一路传告说：“腿子拐到路旁去，挨着靠上，七棵柳树已经到了。”

石二矮子在一堆乱冢中使攘子刨出个野炊洞，折些枯枝燃起一堆火来。大狗熊真的杀了那只野兔，使荡边的湿泥糊在兔身上，用一根枯枝洞穿那野兔的肚腹，悬在火焰上烧烤起来。

人在赶路时不觉夜寒，反而满身沁汗，等到一坐定，冷风收干了汗气，单觉半湿的褂袄冷冰冰地贴在肉上，冻得人牙关打战。石二矮子刚升起火，一伙人就影绰绰地拢过来了，有的啃着葱卷的煎饼，有的喝着温茶，大狗熊饶有兴致地翻动着火焰上的兔子，空气里满溢着强烈的肉香味。

“向老三骑着八爷的牲口进圩子，怎么好半晌还没见回来？”石二矮子说，“他再不来，咱们得先分这只兔子了。”

“先甬忙，哎，先甬忙……”大狗熊虽则口水滴滴的，却还没忘记什么，“关八爷跟雷一炮还在那儿把着风呢，咱们乐个啥？你们没听向老三说过——这儿是块伤

心地，当年六合帮，有二十一位老哥们力抗缉私营，全栽在这儿，你们看这些没碑没石没姓的坟，全是跟咱们同一条道儿的，如今咱们蹲在这儿，想想当初景况，一颗心怕就凉了大半截儿了。……啥好乐来？”

“哎，我说大狗熊，”王大贵是个不常开口的，竟也说起话来，“这话要从旁人嘴里吐出来，也许相衬些，怎么你今晚也正经起来了？”

“人到正经地方，不正经行吗？”大狗熊虽还在翻转着野兔，两手可有些儿打战，“不谈这些了，真个儿的，咱们粗人，嘴也钝，挖不出心底下的意思来，就算我一时心里泛了潮吧。”压尾那一句，嗓子有些颤凉……

一伙儿全都静默着，没人再接茬儿。

大狗熊把烤熟的野兔放在一旁，摸出短烟袋，装上一锅叶子烟，默默地吸起来，一亮一亮的烟锅间的红火映着他紧锁的浓眉。

“开心逗趣全是假的。”他在寂静里自语说，“我他妈说句扒心话，我他妈压根儿就没真……乐……过……一条命吊在盐车把儿上，今夜是你的，明早就不是你的，黑枣碰上脑袋，翘着屁股啃野草，碰得好，有人捐口薄皮材，不然，只怕连根骨头也填进狗肚去了……啥好乐来？当年双枪罗老大那样英雄法儿，现今也只剩一堆黄土罢了！”

“你这就这么阴晴不定，”石二矮子说，“你也甭说这些丧气话，大伙胃口全叫你说倒了！”

“我自言自语也犯法？”大狗熊翻白两眼说，“你甭那么小心眼儿，我并不真想分你一条兔腿。”

飘摇的火焰慢慢稳住，风停了，沙也静了，寒气丝丝朝下落，落在人的脊背上，使一圈就火的人，不得不尽量蹲得离火近些。而关八爷和雷一炮俩人离开火堆很远，关八爷两手背抄在貂毛皮袍的袖笼儿里，沿着七棵柳树周围踱着方步，雷一炮横抬起一只袖肘，搁在弯腰老柳的低矮的叉枝上，一只脚钩住另一条腿的腿肚儿，朝远处的黑里望着。

“月亮出来了，八爷。”雷一炮说，“我觉得这些日子天有点反常，照理是前夜降浓霜，二天该是响晴天才对，怎么夜夜落霜，大早却又阴起来的？”

“湖荡地，地势凹，水汽多，”关八爷说，“在这儿，气候是不按常理来的。老哥，人在这儿也一样，当年咱们在这儿靠腿子，原以为天荒地远，谁也没料着缉私营会大队跟着踩下来。”

“我懂得八爷您的意思。”雷一炮说。

关八爷抬头望望云缝里的月亮，一团扁大的光烧亮那块碎开的云，朝上移升着，并看不见什么月亮，只有那片亮云被烧得白白的，像一池破裂的冰冻。

“并不是我多虑，老哥。”关八爷沉吟着，“假若当年我关八能跟罗老大一道儿躺在这块地上，我也就没有什么好挂心的了。人在江湖上闯荡，总有一笔丝毫不苟